

天鹅

副刊

朋友圈里的朋友们

□ 陈晓林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朋友圈》水彩画 韩静

据说,国人每天有十多亿人打开微信,七八亿人进朋友圈,1亿多人发帖。我的旧雨新朋,无论男女老少,也大多遁入圈内。

“朋友圈”是市俗社会和虚拟社会的融合体,人们在这里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玩圈的规则当然不能完全摆脱市俗社会的条条框框,但虚拟空间也足够大了。

微信朋友圈也是“江湖”。有的朋友在“圈”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更多的如水泊梁山的好汉,以绰号行世。仔细研究那绰号,颇有意味。如一友,号“勺士”。我问何解,答曰,人家都有文化,不是博士就是硕士,至少也是个学士,我一士不是,尚有当饭桶的资格,故“勺士”是也。其实,此“士”是腰缠万贯的企业精英。还有一友,号“仰宋堂”。堂主乃卓有成就的青年画家和书法家,也是一位富藏古今的收藏鉴赏家。“仰宋”,我理解可能是追随景慕宋代文化之意。此友每日发一自书帖,那隽永清秀的行楷,颇承赵朴老之衣钵。有一挚友,曾是同事,号“江心岛”,至今不知何意。他文笔好,思路快,嫉恶如仇,发帖常有《世说新语》之风。还有一友号“渤海渔翁”。此公乃上世纪80年代初大连水产学院毕业生,一直与海洋打交道。退休后,兴趣爱好转向军史、文史,毕竟是军人世家。值得一提的是,他研史,往往从当时器物入手。

圈里有多位我敬重有加的老首长,老领导。平时,他们很少发声,但我每原创发帖,他们都予以鼓励,有不同看法则私信交流。犹记得当年对我耳提面命。有一老领导号“西山老圃”,曾写《西山老圃记》赠我:“或问:何谓‘西山老圃’?答曰:西山者,某之所居也;老圃者,某之所为也。所为者何?种菜养树者也!我本农学家,少壮离乡拼搏,老迈返璞归真。”

老首长曾领将军衔,在职时,文韬武略,多有建树。退休后,“朝观红日出海,暮望夕阳下山。不闻街市喧闹,但乐小庭清闲。处江湖之远,耕半亩净土。守方寸之纯洁,养浩然之正气。”所作所为,令人感慨。

朋友圈是知识和信息的集散地,宛如一小百科全书。时政讯息、市井轶闻也常常令人目不暇接。故每日晨起,第一件事就是看“今日头条”,刷朋友圈。久而久之,已成日课。

在我看来,心灵鸡汤似的文字读来令人乏味,反不如那些市俗甚至重口味的段子,读来有兴趣。我注意到一些专家反复提醒阅读要防止碎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注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和信息恰恰是由碎片整合起来的,如果没有浪花朵朵,何来大海汪洋?当然,短平快式的阅读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需与系统阅读、深度阅读互补。

古人提倡的“处处留心皆学问”,是有道理的。一般来说,朋友圈的信息我都要浏览,但更喜读有思想和文化深度的文字,对原创尤为青睐。微信为“云”的朋友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虽已耄耋之年,仍思维敏捷,读她发文,宛如走进了大学课堂。“一介书生”、“东有启明”是我的老战友,同事时善思考,敢直言,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退休后,在朋友圈里的发声仍不同凡响,只是表达的方式更圆融了些。

正应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老理儿,在朋友圈里还套有若干小群,如战友群、同事群。也有由“气味相投”结伙成群的,如诗歌诵读群、摄影群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我完全外行,如摄影,被朋友拉进去后,倒是开了眼界。一日在群里见群友向阳在丹顶鹤之乡齐齐哈尔市扎龙拍的一组鹤片,不觉被震撼了,遂配诗一首:“白的如雪/黑的似炭/世间如此对立的两种状态/竟如此和谐/头顶那抹亮色/如一盏红灯/意味深长/对远方的渴望/对故土的眷恋/是你扶摇的翼展/谁也无法料到/执着与高傲/让你飞多高/让你走多远/每一个寒暑都有故事/每一片羽毛都写着传奇。”

我朋友圈里的朋友有居庙堂者,更多的是处林下者,在我眼中,从无高低贵

报刊亭

□ 朱明东

东四有座报刊亭,就在我家小区的斜对面。刚搬到小区时,报刊亭正火着呢。

我好阅读,每见书店和报刊亭就欢喜。刚回小城那几年,自费订《读者》,却经常收不齐。问单位收发员,说没收到。郁闷了好几天。自此,再也不订报刊,想看什么,就到报刊亭去买。报刊亭算是东四的一个公共设施,外观大小和早年的交通警亭、岗亭差不多。雪飞雨溅,人来车往,它总是在路口旁落落大方,范儿不失份儿不跌。起初,因属邮政局管理,报刊亭毫无例外地涂成绿色,正面是邮政标识,侧面是征订报刊广告语。除了售卖报刊,报刊亭还设有一部公共电话。反正就是个亭,满足人们基本文化需求就是。我刚到东四时,小城有三五家报刊亭,夏日里多在门前摆放一个冰柜,卖些饮料和小食品。唯东四这个,除了报刊、电话外,别的啥也不带,专一而不溜号。

执掌报刊亭的是个老太太,鹤发童颜,金牙把门,一说话声音亮猩猩的。给她打下手的是个秀雅的中年女子,像个小伙子,对老太太温顺有加。我想她们不是母女就是婆媳,却没打听。咱买的是报纸,不搞社会调查。那时,互联网和手机还没普及,人们经常跑到报刊亭买报刊、打电话。老太太热情主动,中年妇女不厌其烦,报刊亭整天人来人往忙个不停。我去买《文化历史》,老太太说:“一看你就是个恋旧的人。”买《读者》,老太太说:“一看你就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搭讪几句话让人听着舒服。

我有个习惯,别人翻看过的书不再买。中午到报刊亭买当天的《读者》,只剩下一本不说,还皱皱巴巴的。我询问还有新的没。老太太不外道:“这也没坏,不耽误你看呀。”我摇头,悻悻地买了份《青年文摘》后离去。晚上下班,风雪漫天,我小心翼翼前行。昏暗中,前面的报刊亭却亮起了灯,那中年妇女站在雪中张望着,见我走来就兴奋地挥起了手:“大兄弟,新《读者》。”我顾不得路滑,急忙走过去,接过她递来的崭新的《读者》。“在哪儿弄的?”我有些欣喜。她说的是老太太下午顶风冒雪专门到邮政局大厅调换的。我想向老太太道声谢,可她早已回家。雪意渺渺,我的心暖烘烘的。

拿手机的人多了,到报刊亭用公共电话的人少了。这也就算了,可买报刊的人也少了起来。我一直以为,手里拿份纸质的报刊,啥时候都亲切踏实。力挺传统报刊,要从力挺报刊亭做起。进入腊月后,东四的年味浓得稠了整条街。刚到小城那几年,非常喜欢浓浓的年味。春节前半个月,每天都到报刊亭前询问《中国电视报》到没到,20世纪末养成的习惯难以割舍。当月的《中国电视报》《读者》,还有《作家文摘》等,一份不落买个全。我打心眼里希望东四这家报刊亭坚持办下去,啥都有萧条的时候,传统阅读方式也一样,挺住了,过一段就会好起来。我和老太太、中年妇女说过我的看法,这是我的自信,抑或是我对她们的鼓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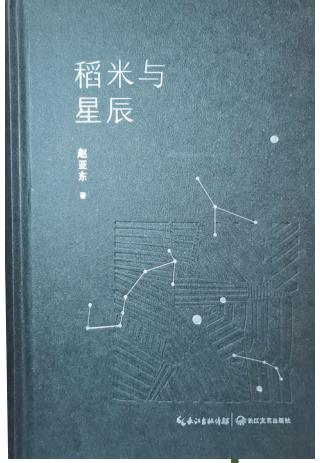
开春的一天,城管和老太太说城市要美化,这报刊亭绿了吧唧的影响市容,要么整改打扮下,要么就立马拆走。老太太太急了选择了整改。邮政局都改革了,报刊亭该有个新模样啦。第二天,老太太和中年妇女弄来油漆,一起动手把报刊亭涂成了银白色。报刊亭上面的邮政字样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东四便民报刊亭”。我去看报刊亭,城管正夸老太太,什么不占道经营,什么识大体顾大局,什么得保护得支持,别说老太太听了感动,就连我听了都有些感动。我问老太太小城报刊亭还剩几处。她说:“就这一处了。”我说:“太少了。”“啥是多啊?听说有的大城市,都把报刊亭清得一干二净。”老太太似有些庆幸也有些知足。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和一位分管城管的领导探讨过:一个城市,不该只注重街区美化,还要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上做点儿事,增加一些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文化设施。他问我,我说:“那些所谓‘有碍观瞻’的报刊亭,美化后就该保留。这可是小城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他不以为然:“想法不错,可现如今有几个人还到报刊亭买报刊?”结果是各说各话,不了了之。直到今天,每当我到外地出差,我不去逛集市,却找报刊亭。找到了,总要买几份报刊,回到住处静静阅读。不知不觉中,一身的疲惫倒得干干净净。

东四便民报刊亭便民是便民,却再无景气可言。一左一右的商铺生意都很好,但凡撑个

刷朋友圈,
宛如品茗,淡淡
的香在绵长的
回味中。

走文笔坛

赵亚东新近出版的诗集《稻米与星辰》以涤荡伤痛的语言,书写过往,在端详细节中寻觅诗意,又勇于搭建一片可供其灵魂栖息的空间。这份勇敢与坦诚,驱策着赵亚东收敛情绪、磨诗为命,使诗歌免于陷入狭隘的地域化、私人化审美,同时敞开视野,关注人的普遍性,将诗歌书写人心的方式铸成“赵亚东”风格,从而达成了“只观其诗便识其人”的效果。



在废墟与火焰之间

□ 潘洋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病了/背负着起伏的蛙声/捂着自己刚刚失明的眼睛”(《病患》),赵亚东有诸多描写身体疾病的诗句。人的肉身总是“向死的存在”,从出生起便开始逐步走向衰老,在生理规律的不可逆面前,人的无能为力便为诗歌书写疾病提供了合理性。作为打工立身的诗人,常常在真挚文字的转身时露出一个异乡人在城市的仓皇与局促,这种对社会环境的无力感侵蚀着他的身体与精神,于是“生病”成为日常。赵亚东诗歌的特色是强化心理状态,在反复渲染客观之物中隐晦又真切地表露情绪,疾病的生存可以将充斥情绪的自我实体化,令在此之前属于心灵映照的虚幻之“我”同肉体一齐登台,把最完整的“我”向读者完全敞开,于是实现了“我”的高度在场。

多年身处异乡的乡愁和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的城愁,成了他早期作品中反复缠绕的心理状态。城乡文化的矛盾推动个体的心理边缘化,汇聚成“心理”疾病时只得以实体化的身体作为表征。赵亚东在诗歌中也深有此意。疾病不仅是身体的疼痛,而且是个体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现代病”。赵亚东把疾病的社会性与道德性深埋进字里行间,赋予其一种更为复杂的含义。

《那些草裹紧我的身子》《微小的角落》等诗作,反复呈现着恐惧的动作与结果,也写出了诗人在面对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时的清醒。赵亚东将生活之重以极其轻巧的方式入诗,留下了这片刻的沉默。可诗人并没有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只不过选择用诗歌发出了无声的呼喊。诗人擅长用细节化的方式摹写节奏的情感,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片苍凉之境,又给读者预留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个人与社会相比,总是呈现出渺小的状态。《带一粒稻米回家》中:“我在秋天遇见它们,身子贴紧了泥土/我知道,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才能把它们带回家”,写出了种巨大的悲哀,无家可寻之人只能将身体流放。诗人同被丢弃的稻米一样,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若不想屈服只得耗尽一生所有。《我在这世上一个人也不认识》则将孤独与恐惧写到了极致:“从前下雪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屋子里,炉火噼啪作响/大雪挡住了整个人类的面孔/我在这世上一个人也不认识”。诗歌写的是人心,更是作者的大悲悯。诗人深感社会中人与人间的距离感,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只得背负着几代人的灵魂,度过沉重而窒息的漫长岁月。

赵亚东擅长将苦难以细节化的方式部落于诗,在自我的反复调试中寻找着读者的感受适宜,以文字满足读者的群体属性需求。这样的诗歌是忧郁的,也是孤独的,但这背后不是虚空的世界,而是心灵的颤抖。诗人将恐惧间的思虑和思虑间的恐惧彼此借重,在自我调适中尝试精准表达诉求。在文字中展现的无言与痛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锥心之痛”。最终在文字的整体铺排中将此种情绪宣泄出去,提高了对恐惧的感受阈值,又由此唤醒了生的希望。

始终带着一颗淳朴真的心态审视人世间,赵亚东不断用审美拉开距离,在诗歌的世界中遨游,以期寻到一处可供栖息之地。诗人早期用诗歌追问世界,表现青年的困惑,后来用诗歌阐述,反复回溯人生经验。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有机会让诗人在磨难中分娩出最纯粹的情感。诗人借诗歌之力,为自己的思想画像,重塑了被现实毁坏的肉身。诗人赵亚东像是一个蚕食情感的精灵,品尝过人生的种种苦难,却没有被忧郁与恐惧击垮,反而是一路高歌向阳而行。

从疾病与疼痛,到沉默与恐惧,大量的忧伤情绪从赵亚东诗歌的字里行间涌出,当情感的洪流准备淹没一切时,诗人又注入了一丝希望,为陷入情感困顿、生活迷局的人保留了一颗散尽苦难后的潘多拉“种子”。

作为父亲,他怀恋“有着和我同样面孔”的儿子。作为丈夫,他“只爱这一个为我生过孩子的女人”。作为儿子,他时常想起父亲“穿好黑色的小褂,叼着弯曲的烟斗/从那薄雾中,慢慢抬起头来……”(《父亲从薄雾中抬起头来》)。现实的苦难助长了诗人对生活的无奈和无助感,然而亲情的存在成为诗人忧郁心境的底线,于是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就成为了诗人走向救赎的指引。这些词汇组成了赵亚东诗歌中最温暖的生存场域,成为诗歌联结情感共鸣的代偿。从乡土世界走出的赵亚东反反复复书写着故乡,只要故乡的稻米还在生长,这份乡愁就有希望。《小调》中无名的浪子还能依靠一粒星辰,《我们的房子正被星辰照耀》中那颗星辰还能点亮旧屋,《歌马滩》中还可以畅想与群山一起吐故纳新。诗人在摸索自然的节律中完全进入情绪,他并不需要成为人间的“遥远的救世主”,而是将人间的希望溶解在具体的意象之中,扔掉说理的虚假面具,在直指乡村的意象跳跃中展现精神的向阳性。除了反复出现的稻米与星辰,石头的意象也在赵亚东诗歌中反复出现。在万物有灵的影响下,自然意象的石头逐渐被赋予坚硬坚强、恒久不变、返璞归真的含义,这种隐喻对诗人赵亚东来说是一份永不会被背叛的依靠,也成为了赵亚东从诗歌中获得力量滋养的特殊方式。古老的石头在赵亚东笔下缓缓苏醒,纵然没有孙悟空和贾宝玉那般神祇,却足以成为在人间眼眸看世界的另一个“我们”。

诗人赵亚东用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积蓄时间性的体验与生命存有的体悟,从向上的视角回归到向下的视角,在迎面扑来的俗世庸常中捕捉到更多的诗意。纵观赵亚东的诗,不仅可以看到那个稚嫩的少年如何在城市的奔波中走向成熟,还能发现对语言近似贾宝玉般痴狂的锤炼逐渐加深,使诗歌逐渐脱离从前的单纯,走向了技巧的熟稔,从而形成了一种稳健从容的诗风。

门脸就赚钱。报刊亭利微润薄,一年到头低迷徘徊。赚不了几个钱,可它每天都要风雨不误按时开板营业。您还别说,平时报刊不好卖,但到了年跟前,报刊亭似乎又回到了前些年,《中国电视报》和《天下美食》,卖得格外的好。这时,老太太就念叨:“要是天天都这样该多好!”中年妇女接过话:“那是,前些年报刊亭光《生活报》就能卖不老少,整天忙得团团转,可我心里有奔头啊。”我在一旁选报刊,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说些安慰的话却不知咋开口,只买了一本新到的《读者》便默默地离去。报刊亭后的老杨树正发芽吐绿,可报刊亭啥时才能返春?

过了不久,报刊亭多了一个经营项目,买卖旧书。除了不收旧杂志外,其他的大到《新华字典》,小到言情小说和奇幻读本都纳入其中。5毛钱买入,1元钱售出。没多久,我发现儿子也爱往报刊亭跑,问他,他说看有无课外读物。我警觉起来,突袭儿子卧室,很快从他床底下翻出几本破旧的《盗墓笔记》。我问这书打哪儿弄的,儿子说花1块钱从报刊亭买的。我说旧书埋汰,儿子说看着还行。我吓唬他看这书会做噩梦,儿子说看着挺过瘾。我气急败坏,逼着儿子硬是把旧书送回报刊亭。老太太不在,我不满地问中年妇女:“这些书都是盗版的你们也卖?”中年妇女不知所措,想和我解释什么,我“哼”了一声不再理会。打那以后,我经常查看儿子的课外读物,生怕有什么不健康不干净的书被他卷入家门。

报刊亭四四方方,颜色换了几次,但大小、形状和它的主人一直没换。后来老太太坐守报刊亭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就不见她再来过。中年妇女一人不擅坚持,报刊亭开得没了规律,有时好几天也不开门。询问卖豆腐的老黄,他茫然地看着上板的报刊亭,摇着头说他也不清楚啥原因。

中元节的夜晚,我在十字路口给已故的亲人烧纸,发现不远处好久没开门的报刊亭亮起了灯。灯光下,中年妇女夹着一卷纸钱走出门,恓惶着身影蹲在路口烧起纸来。我心一沉,莫不是那老太太不在了?烟火中,昔日的记忆渐渐清晰,现实的轮廓却消逝在黑暗中。

↑
周冬华
《宁静的夜》
套色木刻
30×21cm